

編主林士居佛教界世海上



四之編甲書叢生放殺戒

放生殺生現報錄

行印局書學佛海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8203B

江慎修先生放生殺生現報錄鑄板流通序

江慎修先生者。乃前清一代之經學大家。婺源明道潛修之隱君子也。博學多聞。無書不讀。而且一一悉探其精微。入其闡奧。唯以教育英才爲樂。不以富貴利達爲事。當六歲時。甫受庭訓。日記數千言。父奇其敏。以十三經詳疏徧授之。先生自是精心研究數十年。舉凡經史百家天文地理音韻翻切之學。無不融會貫通。遂以著述發明義蘊爲己任。所著近二十種。幾二百卷。當時國家及名人著述。多皆取爲依據。至乾隆三十七年。先生沒已十一年。國家開四庫全書館。凡先生所著。悉皆采入。共一十三種。一百五十餘卷。其餘數種未入者。或攝取綱要于他書中。或其稿甚多。彼此借觀。致令遺佚而不得也。噫。先生可謂學究天人。功參造化。窮理盡性。優入聖域之人傑焉。殆漢康鄭成宋周濂溪邵康節之流歟。世之博學多聞。不講躬行實踐。唯以詞章進取爲事者。聞先生之風。能不愧死。而且愛惜物命。深信因果。故于放生吃素善報。殺生食肉惡報。隨所見聞。錄以勸世。其裔孫易園居士。擬欲鑄板廣布冀挽劫。囑光作序。光心如背鏡。學等面牆。唯學愚夫愚婦之老實念佛。何能發揮道妙。令拘墟者徹見天日。因茲以生正信而獲實益耶。然以事關劫

運義不容辭，勉爲序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如來之大道唯慈。人物雖異。心性是同。舉凡三乘六凡。如來視之。皆如一子。何以故。以其皆具佛性。皆堪成佛故。三乘且置。六凡則天人阿修羅畜生鬼地獄。雖則高下懸殊。苦樂迥異。總皆未斷惑業。未出生死。天福若盡。即便下降。獄罪若滅。仍復上升。猶如車輪。互爲高下。我今幸得人身。理宜委曲設法。護惜物命。體天地好生之德。全吾心惻隱之仁。良以諸物與我同生于天地之間。同受天地之化育。而且同知貪生。同知畏死。仁人于枯骨。尙且掩而埋之。于草木尙且方長不折。何忍爲悅我口腹。令水陸諸物。受刀砧烹煮。苦哉。須知此等諸物。從無始來。亦曾高居尊位。威權赫奕。不知借威權以培德。反致仗威權以造業。竟使惡業叢集。墮于異類。口不能言。心無智慮。身無技術。以罹此難。雖弱肉強食。于事則得。而怨恨所結。能無生生世世圖報此怨乎。人縱不念諸物被殺之苦。獨不懼怨業深結。常被彼殺乎。又不懼殘害天物。天將奪吾福壽乎。人唯欲眷屬團聚。壽命延長。身心安樂。諸緣如意。正應發大悲心。行放生業。使天地鬼神悉皆愍我愛物之誠。則向之所欲。當可卽得。若仗我有錢財。我有智力。設種種法。掩取諸物。以取悅我口腹。不計彼之痛苦。尙得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之人矣乎。然我與彼等同在生死。從無始來。彼固

各各皆爲我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我亦各各皆爲彼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彼固各各或于人中或于異類皆被我殺。我亦各各或于人中或于異類皆被彼殺爲親爲怨相生相殺。靜言思之愧不欲生。急急改圖。尙悔其遲。况肯蹈常襲故。仍執迷情。以爲天生異類。原爲供人食料乎。然我尙具足惑業。固無由出于輪迴之外。萬一彼罪已滅。復生人道。善根發。聞法修行。斷惑證真。得成佛道。我若墮落。尙當望彼垂慈救援。以期離苦得樂。親證佛性。豈可恃一時之強力。俾長劫以無救乎哉。古有高僧行步不跨蟲蟻。人問其故。答曰。彼此同在生死中。或彼先成佛道。尙望其垂慈度我。何敢輕慢乎。是知佛視衆生皆是佛。衆生視佛皆是衆生。佛視我衆生皆是佛。故多方化導。之種種折攝。之縱令絕無信心。亦不棄捨。曲垂方便。令種善根。待其因緣時至。自然發生增長。依教奉行耳。衆生視佛皆是衆生。故聞佛之言。不生感激。反以己之邪知謬見。多方毀謗。甚至拆毀塔寺。焚燒經典。固結魔黨。破壞清修。殆至正智稍開。則便愧悔無及。由茲遂復歸命如來。興崇佛法者。古今來比比皆是。須知父母于逆子。尙生棄捨之心。佛于逆惡不信之流。愈生憐愍。何以故。愍其惑業深重。失本心故。以雖則現時背逆于佛。而卽心本具之天眞佛性。仍復絲毫不失。如焦模中金像。敝衣中寶珠。蒙塵之秦鏡。在璞之荆璧。愚人但見其外相。而不知其內容。佛則遺外。

相而論內容。故無一衆生或生棄捨也。然佛尚不輕衆生。衆生何可輕衆生乎。故凡一切水陸衆生。必令各各得所。常得飛走游泳于自所行境。以各樂天眞。各盡天年。則此書所說之種種善報。當可具得矣。人既如是。物尙不欲令其失所。何况于人。則互相親愛。互相扶持。自然俗美人和。必致風調雨順。其有不物阜民康時清國泰者乎。又祈凡我同人。切勿自輕。當思我與如來。同一心性。彼何以惑業淨盡福慧圓滿。安住寂光。常享法樂乎。我何以起貪瞋癡造殺盜淫輪迴六道。由出離乎。心性是一苦樂天淵。若猶以佛性功德獨護如來。親得受用者。尙得名爲大丈夫哉。

民國十一年壬戌冬釋印光謹撰

江慎修先生愛物戕物類編題詞

孟子有言。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比年以來。外則歐戰之慘。內則國亂之頻。皆謂我生不辰。豈知禍福之來。匪求弗獲。惟現世造因。現世受報。則衆信翕然。夙世造因而今世受報。或今世造因而來世受報。則唯佛證知。而凡情所惑。願雲禪師偈云。千百年來盃裏羹。冤讐如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儒釋所言合若一轍。惟儒者約說。佛則詳言。儒者但言現世。佛則通知三世。遠及多生。十方三世之說。固非佛不能言。所謂

雖聖人有所不知者也。江慎修先生以閒世挺生之大儒。而通釋氏因果之奧義。其徵引愛物戕物之報。多取現世者。蓋欲令未達佛理者。亦能翕然信起。其救世苦衷可知也。世亂亟矣。殺業尤繁。凡屬含靈。俱當懺悔。此編之出。非其時乎。仁人君子。幸廣傳之。雲陽程德全拜題。

戴東原作江慎修先生事略狀實。乾隆二十七年。江先生以三月卒。東原狀成於五月。後江鄭堂作國朝漢學師承記。全取其文增損數語而已。此譜藏於家。事蹟頗詳。三十四歲補廩膳生。師承記作二十四歲。蓋筆畫誤也。東原先生年譜。爲段茂堂所編。於講學宗旨。著書先後。詳盡無遺。後又附記平生言論。多可喜者。使慎修先生年譜出東原之手。必更有可觀矣。癸亥二月鄭孝胥識。

放生殺生現報錄目次

放生善報

第一章 放生救物延壽

福星擁護陳元植

廣生益算楊序

善因續命俞一郎

體物全愛張從善

積善報親林承美

去殘免天蕭震

護生福報宋仁宗

救蟻延年一沙彌

放魚增壽屈師

第二章 放生救物愈疾

神雀還救趙履乾

水族報恩顧偉東

善願達天江端木

放生免疫沈文寶

錢盡病瘳葉洪五

醫王賜藥王渙

鼈救婢危程氏女傭

魚療丹毒李景文

願發瘋除直隸辛某

萬生保友項天瑞

賢內致福周千秋

憐龜却病黃叔達

第三章 放生救物免患

放龜脫險毛寶

活蠅免刑酒工王五

螺護法寶王待制

救牛滅火正陽門老者

赤蛇識盜方太夫人

浦龍報德徵商

湖魚解難饒商

蠅補破船阮起鵬

鳥伸冤獄宜興陸善人

虎避仁人常熟糧差

雞衛恩主衢州里胥

得免橫死嘉善孔某

永無坎坷吳文英

義犬證盜平望鎮商

愛流子血柳沂

神物助戰熊元乘

龜脫水厄劉彥回

犬救火災烏鐘人

第四章 放生救物得子

放魚子貴張奎

釋鳥族繁頃德興

嗣絕復續汪君弼

存女育兒胡應全

種多子因倪玉樹

活百命癌范家兒

無錢植福裘兆麟

第五第 放生救物得智

得智慧男江州都巡檢

脫癡駛相勸善富家兒

蟻助文思胡伯安

解網成道六祖慧能

跌傷佛子無畏三藏

感動大士永明壽禪師

著手回春祥峯和尚

救蛇證道孫真人

折箭登仙許真君

放刀成聖張屠戶

殺生惡報

第一章 屠宰

殺牛橫死劉肇夫婦

屠女遭災張七娘

斂殺喪命來安

仆地成牛華回子

牛角破腹陸屠

牛冤攝魂朱氏子

人作牛鳴太和屠者

肉成火種蘇州程某

業債生還張屠

貪萌浪死徐版

虛願生癰杭鄭姓

割舌養啞阮倪

殺業現消王德璘

貪饑速死戴典史

兇悍刑太倉屠戶

暴怒戕子西蜀李紹

沸水洞胸漢口屠者

啖糞哀叫僕人陳祥

檜木斷首屠戶張某

膿瘍療餓杜章

垂盡爲牛張宜所

罪重成豬餘姚豬屠

自作自受顏復初

可驚可憐陸寶

嗜肥斷指吳竹軒子

殘忍破喉休寧人

魚鼈現報杭鳳仙橋人

戕物惡死長洲韓全

惡業生妖湖州王二

逸牛尋仇瀘州張四

第二章 食牛戒牛

冥刑腫腿茅氏子

悔罪免鋸衡州道人

誓戒鬼哀秋浦優人

廣勸延壽蘇推官某

第三章 暴殄

殘暴食報張易之昆仲

嗜肉變豬南京某舉人

母子尋仇楊舜臣

兒雞共熟何澤

啖龜沉海王屠父子

烹鼈戕生張其光

第四章 殘害

- | | | | |
|----------|----------|----------|----------|
| 射鹿中子吳唐 | 紙面殺孫程獵戶 | 豬化爲虎菜園丁 | 貓魂作祟沈蘭官 |
| 身無完膚錢漢冲子 | 舌患潰瘍王愈 | 燃爆死驚王遵 | 戕離子苦周昂 |
| 害雁遭杖錢家軍 | 探離被逐一衛軍 | 張口蛇入薛兒 | 臨終蛙崇田夫 |
| 火逼慘報張霖 | 肉腐惡死岳州村民 | 一夜腸斷烹鯛鄭大 | 衆死蕈毒殺蛇軍人 |
| 身埋火窟某富翁 | 瘡走赤蛇金秀之 | 怨對難逃顧錫疇 | 尾閨都塞朱照 |
| 風火燒身餘姚令子 | 埋蠶絕命胡二夫婦 | 雷火自召曹君升 | 雞骨戕生聞巡檢 |
| 肉蟬業債李乳母 | 坎蟻復仇桓謙 | 鼴呼驚死徐巡按 | 腫脹有自韓阿留 |
| 燃料造業何自明 | 兇暴速亡麻城劉姓 | | |

放生殺生現報錄

目次

放 生 善 報

第一章 放生救物延壽

福星擁護

陳元植

宋里老陳元植。家稍裕。好行陰。隕禽蟲之微。悉蒙惠。每將食百鳥飛鳴。而前凡十餘年。一夕夢縛衣人長三尺餘。謂曰。爾陰德盛。一切生命皆活之。爾壽本促。以此延年。年至九十九。一日獨坐袖中。一物投地化三尺。縛衣人拱立曰。君壽不踰四十。爲有陰功。上帝命我護爾。今已百歲。辭歸天土。警不見。元植語子孫。令選地樹墓。逾月無疾而卒。

廣生益算

楊序

宣和間。富商楊序。年二十八。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能救活萬命。可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至萬。未易滿數。神曰。藏經云。魚卵不經鹽漬者。三年尚可活。子盍圖之。序乃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人皆知戒。且見人殺魚。即取卵投之江中。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算延矣。後壽至九十而終。

善因續命 愈一郎

荆南愈一郎。專好放生。及望佛病死。見道上禽獸羣迎之。又僧千餘引至一殿。王者命二判官檢簿中善業。判官云。此人有贖救物命之功。命增壽二紀。勅青衣引歸復生。

體物全愛 張從善

張從善年十五。嘗持活魚刺指痛甚。自念我傷一指。痛楚如是。羣魚剔腮剖腹。斷尾剖鱗。其痛如何。特不能言耳。遂盡放之溪中。自此不復傷一物。享年九十有八。

積善報親

林承美

福建林承美。少孤。母守節撫之。承美長。思親涕泣苦於報德無從。一禪師云。孝子思親。痛泣無益。惟勤放生。戒殺篤行。陰德庶可報親。子在親還。在子亡。親自休。作善親有益。作惡親有憂。承美省悟。立誓戒殺廣勸放生。勤行善事。壽九十有六。子孫科第不絕。

去殘免天

蕭震

平陽蕭震。少夢神人告以年止十八。至十七。父帥蜀不欲從。父強之行。至蜀。蜀中帥蒞任。例進玉筋羹。取乳。熔烙鐵鉗。乳出凝鉗上。以爲饌。震偶至庖所。牛向之叩頭詰知其故。急白父。索食牌。

判免此味震又請增永字於上已而復夢神曰汝有陰隲不但免天可望期頤果壽至九十餘

護生福報 宋仁宗

宋仁宗在位多仁政宮中凡便溺時必顧蟲蟻後在位久

救蟻延年 一沙彌

昔有高僧入定一沙彌至七日當死因遣之歸省父母諭以八日再來沙彌歸至八日復來僧異之復入定觀之見沙彌於歸路中見一蟻穴流水將入急脫袈裟聚土擁水令不得入以此因緣延壽一紀

放魚增壽 屈師

屈師於元村遇一赤鯉買放之後夢龍王延至宮中謂曰君本壽盡以君救龍增壽一紀

第二章 放生救物愈疾

神雀還救 趙履乾

永樂九年北京饑下詔賑恤鄉民趙履乾家人口餓幾死履乾患背疽不能往受賑忽有十餘人提米至云皇恩發賑我輩聞君有病特代領送至又貽藥一粒云以水吞下疽立愈言訖盡化鳥

飛去。衆駭異履乾如言。吞藥而愈。蓋數年前。履乾糴米道中。見雀一籠。以三升米易放之。故報之如此。

水族報恩

顧偉東

顧偉東得五雷法。嘗鍊一神將。事皆報之。孫女痘危。不可救藥。家人聞鬼嘯。且恍惚有所見。謂必死。顧同二子禱神將前。季男忽仆地作神將語曰。此大士殿不可擅入。在外稽首。遂俯拜踰時。甦語家人曰。適隨神將至一處。云大士殿。命我跪伏。聞殿上語曰。速召痘神劉公。少頃痘神至。則一童子約十五六歲。進內向大士行庭參禮。大士索籍視之。應本月初六日子時死。大士以筆判放。生二字於下痘神辭出。有帶回子帽者二人。及衣數百人。向痘神求保。痘神曰已知。因以冊籍示我。命我歸。乃醒。是夕孫女痘卽轉不日竟愈。蓋偉東於是日清晨途遇摸螺者。得二鼈及青螺數百。買放之。卽得是報。

善願達天

江端木

仁和江端木。事父孝。父病篤。醫藥無效。江日夕叩禱立願。放億萬生靈。并刊放生文。又求減已算。以延父命。是夕父夢祖語云。孫兒善願已達天庭。可無慮也。遂愈。

放生免疫

沈文寶

太湖之間。村民惟事屠罟。沈文寶。闔門好善。見人獲禽魚。買放之。衆笑其迂。沈獨不倦。後是村大疫。人有夢見瘟鬼執旗一束。相語曰。除沈家放生修善外。餘排門盡插旗。未幾一村三百餘家。死者過半。獨沈舉家無恙。

錢盡病瘳

葉洪五

錢塘葉洪五九歲時。夢青臉神攝至一城闕巍峨處。拋入紅轎內。見上坐金面神。視之怒甚。熟視良久。連點首。青臉神卽將拋出轎外。當背一擊驚寤。嘔血滿牀。衣被盡赤。醫治年餘不休。葉子幼甚。穎異其家諸尊輩。皆愛之。平日多與之錢。積數千緡。至是其祖母指錢曰。病至不起。欲此何爲。盡所有買物放生。及錢盡。一日病瘳。後爲浙鹾商之望。

醫王賜藥

王渙

宣和間。王渙病垂危。夢金佛謂曰。汝平日愛護物命。放生已及萬數。自合延壽。今傳汝一方。可用茯苓黃芩地骨皮甘草四味煎服。無不愈者。果服之。疾瘳。

鼈救婢危

程氏女傭

程某夫婦嗜鼈。一日得大鼈。付婢烹。婢不忍。放之池中。託言鼈自走失。主人痛責。後婢感疫將死。家人置之水閣。待其斃。夜有物從水中出。負溼泥塗婢體。熱得涼解。頓甦。主問得愈狀。婢以實對。主不信。夜往窺之。果有物至。迫視之。卽向所失大鼈也。舉家驚異。永不食鼈。

魚療丹毒

李景文

李景文嘗買魚放生。後因服食丹石藥。積熱成疾。疽發於背。醫莫能療。昏寐中。若有羣魚濡沫其毒。覺甚清涼。疾遂瘥。

願發瘋除

直隸辛某

直隸辛某患瘋癲。友人徐皓述文昌帝君顯應諸事。及放生果報。遂云。我病年餘不起。若蒙神祐。得痊。誓終身普勸以廣聖化。以全物命。發願既畢。次日忽然一躍而起。行動如常。

萬生保友

項天瑞

浙鄞商項天瑞。字友清。其家有淳安人程春年。乾隆丙寅七月十一日。病暑風傷寒。延數醫視之。皆云不治。項念其先人惟此一綫。且在己家七年。今遠隔故鄉。痛莫能救。十七日禱於家中神前。立願放生一萬。祈延其命。次日脈已絕。惟胸前猶溫。急放生以禱。二十日辰刻。計放生已滿。萬鯉。

告神焚疏。午刻春年身忽溫。次日脈復且平。疾自此愈。項因嘆放生之功大且速如此。遂集放生致福一編。刻施以廣勸。

賢內致福

周千秋

鎮江周千秋官京師。月給祿米多米蟲。簸揚落地。蟻聚嘬雞復啄食其內人沈氏憐之。令奴先鋪蘆箔藉地。而後簸揚。既則聚蟲置甕中。且以糠爲蟲之糧。至秋蟲皆羽化去。未幾沈得消渴病。已篤千秋以此事慰之。曰豈有生百萬命而身自夭折者。後病尋愈。更生令子。

憐龜却病

黃叔達

黃叔達在太學見友得一龜。將脫其殼。黃憐而買放之後。病亟。其子入京探視。路遇一老人曰。余姓歸。前日人將殺我。幸尊君救之。得以全生。此恩未報。今尊君有疾。因食魚過多。停積胸次。急用薑附湯治之。言訖不見。後服果愈。叔達自悟未嘗救人。卽前日所放之龜耳。

第三章 放生救物免患

放龜脫險

毛寶

毛寶微時路遇一人攜一龜買而放之後。爲將戰敗赴水。覺水中有物承足。遂得不溺。及登岸覲

之。則。所。承。足。者。前。所。放。龜。也。

活蠅免刑

酒工王五

隋時京師酒工王五。每見酒內及水中死蠅。輒取出用乾灰掩之。俟其活放焉。如此數年。偶被讐告。罪當死。典刑官執筆書判。有數蠅抱筆頭不能書。遂去復來。如是數次。官疑其有冤抑。以其事白於朝。罪遂釋。

螺護法寶

王待制

王待制喜放生。嘗買螺螄千萬。放之一日。舟至漢口。風濤驟作。王急以所誦金剛經投水中。波遂平。至鎮江。見舟尾一物出入波間。取視之。千萬螺螄結成毬。開視之所投之經。纖毫無損。

救牛滅火

正陽門老者

陳子龍過正陽門。見一牛跪地淚下。問其故。則將赴屠。時一老者買以放生。不半月。復過其地。見前老者設醮廟中。問之。曰。前晚鄰人失火。予夢中聞神語曰。爾應火死。爲活牛。故可速起救。遂醒而火已滿空矣。急救得滅。爲是謝神也。

赤蛇識盜

方太夫人

方某自京應試歸途買一僕甫至家母劉氏夜夢一赤蛇作人語曰吾久居深穴深感太夫人仁愛滾湯熱水從不濺地凡各毛蟲往來無所損傷皆戴不嗜殺之德今相公途中買來之僕非善良之人也實大盜也日久必爲害五日後僕父來探太夫人將此僕還之以杜後患劉驚覺不即言過五日僕父果來因與子道夢中蛇語乃給銀二兩遣之僕去後半年鄰邑盜案發僕之父子乃同夥均斬於市不爲牽害

浦龍報德

徽商

康熙七年松江黃浦漁人獲一大龍有徽商以銀三兩買放之漁人窺見多銀夜即劫之船家及小僮俱被殺死商跪乞命盜縛其手足投浦中卽若有物負之逆流而上行二十里許天明有船至大呼救命乃巡兵也見大龍負一人來撈起問故共疑盜卽漁人龍卽順流下衆隨之至買龍所龍沒水中而漁舟尙在分銀巡兵悉擒之追出銀四百餘兩俱不失同謀漁人皆斬無一得脫

湖魚解難

饒商

康熙丁丑五月饒州商人過鄱湖見漁人得一大魚重百餘斤商人買而投之湖中至七月此商三人挾貲歸夜過湖遇盜入其舟移至蘆中行劫將殺之忽一大魚跳入其舟潑刺不已盜方驚

異適捕盜船過。欲求火炊飯。見之獲盜三人。商得不死。魚亦躍入江中。商因憶救魚之事。以爲魚之報德云。

𧈧補破船

阮起鵬

杭州商人阮起鵬。字雲翰。幼即立放生。願以生命之多。莫如螺𧈧及魚子兩種。見則竭力買放。且諄切勸人。謂爲費不多。而所活無算。人多從之。康熙庚申。舟過富春。觸石底破。在大江中方倉皇莫救。水竟不入。泊岸視之。見魚數萬盤旋左右。其破處螺𧈧重疊攢滿。岸旁漁人莫不驚異。不敢取。

鳥伸冤獄

宜興陸善人

宜興陸善人。所居茂林修竹。百鳥咸集。陸禁人彈射。雨雪嚴寒。散穀林中。飼之。順治三年。仇家陷以逆黨。庭訊時。衆詞積案。繫者纍纍。忽百鳥盈庭。噪聲振天。訊至陸。一鳥飛至案頭。銜其首詞一紙去。羣鳥頓散。問官驚異。刑訊陸之仇人。知其誣出之構。義鳥亭於毗陵城中。以識其異。

虎避仁人

常熟糧差

常熟差役某。催糧於鄉宿旅舍。聞鄰嫗囑兒女曰。明日主人烹我供官差。我死後。爾各自小心。門

檻內外不可停。主人脚下不可去。次日差挨戶催糧。值鄰家供膳。將烹母雞。小雛悲鳴甚哀。差止之曰。勿殺母雞。併其小雛與我放生。我代爾完糧。其家欣然與之。差感此事。遂往三峯寺出家。寺僧曰。汝果實心削髮。須求本寺僧衆。絕火三日。方留汝。差遍懇衆僧。滿三日。出門取火。忽猛虎當門。衆僧怨之。差曰。大眾既爲我忍餓三日。今寧死待我往取火。遂出門。虎竟不爲害。後悟道。

雞衛恩主

衢州里胥

衢州里胥督賦。一民家貧無供饌。擬烹伏卵母雞。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黃衣人向之乞命。且曰。自死不足惜。兒女未見天日。里胥驚惻。視之屋側一雞伏卵。其家來捉雞。里胥止之後。復至其家。雞領羣雛。踴躍里胥前。及去行數百步。一虎至。忽一雞飛撲虎眼。里胥得免。自此一村無食雞者。得免橫死。

嘉善孔某

嘉善孔某至一親戚家。留午餐。將殺雞供饌。孔力止之。繼以誓。遂止。是夕宿其家。正春米懸石杵于朽梁之上。孔臥其下。更餘夢中忽有雞來啄其頭。驅去復來。如是者三。孔不勝其擾。遂起覓火逐之。甫離席而杵墜。正在其首臥處。孔遂悟。雞報恩也。每舉以告人。勸勿殺生。

永無坎坷

吳文英

明吳文英。平生好勸人放生爲善。每令人厭。友譏之曰。爾勸人爲善。究竟善在於人。於爾何益。何苦令人厭。文英不悔。後問於聽雪禪師。師曰。吾聞之經云。一人勸一人作福。兩平分。一人勸九人作福。十人分理可深。信義可類。推於是。文英勸人益力。終身無坎坷之憂。

義犬證盜 平望鎮商

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有徽商。見一店家縛犬欲烹。商以銀四錢買放。任其所之。不意此犬隨舟而行。至僻靜處。有盜數人。沉舟子於河。欲殺商。商求全屍。乃以叉袋倒置商在內。結口沉之。盜去。犬見有後舟來。如泣如訴。啼號不止。犬又入水。銜叉袋稍起。舟人羣掣之。解開救甦。商言其故。亟控於官。先擒店主人物。色盜即賣犬諸人也。犬即隨商至公堂。若爲質證者。然盜皆梟斬。

悍僕就刑 吳江沈宦

吳江南倉橋世宦沈氏。有帳船。命僕輩詣鄉索租。一徽商附舟。見屠者縛一犬。將殺。商即解皮箱銀贖之。不覺露白。沈僕遂縛商入大麻袋。沉之河底。船徑去矣。所放犬呻吟河岸。乃退縮數十步。奮身躍入中流。銜袋一拖。即奔上岸。如是者數次。袋漸近岸。往來舟子見之駭絕。以篙一探。即得麻袋。見內有人。爲解放。倒去。水人漸活。袋上有沈府二字。人皆知爲沈宦家物。由是引商至。大攜。

袋獻之沈府主人命藏之密室及帳船歸點麻袋獨一船少一袋主命閉宅門呼商與犬出同謀僕六人皆伏辜乃鳴官釘之板門活焚焉

愛子流血 柳沂

柳沂釣伊水得巨魚挈歸沂兒七歲是夕夢魚啄兒驚寤聞兒啼曰適一大魚啮我痛甚沂舉火視兒胸有瘡流血大懼明日投魚水中旬餘兒瘡愈

神物助戰 熊元乘

武昌熊元乘登第後以兵備道禦倭於姑蘇有玳瑁巨魚隨潮至海口膠於沙際楊總戎取置天妃宮將殺之熊過之見魚吐氣成雲異之曰是神物安可殺害卽勸令將送海口其地去城四十里熊必自往而總戎置酒舟中共見魚悠然逝時風浪大作魚尙回首作朝拜者三月餘與倭接戰共見前魚出沒風濤中偃賊船下風而熊氏據風力得屢捷人皆知魚之報德後位至大中丞

龜脫水厄

劉彥回

劉彥回嘗買一龜放之後脫水厄

犬救火災

烏鎮人

桐鄉烏鎮人家畜一大犬。每夜必涉水。至河南人家守宿。一日主人呼犬責之。曰我食汝而爲他家守夜。明日必覓殺犬者賣汝矣。是夜犬見夢曰我嘗負他家錢。每夜往守償還。其錢今止欠十三錢。償畢卽不渡河。誓報主人大德也。明日呼犬於前。以十三文繫其頸。曰昨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誠。遂銜往擲其家。卽不復夜去。未幾主人探女更深醉歸。失足魚池之內。犬卽號呼銜其衣。拖上池岸。跳至主人家前。以首撞門。主母驚起。見犬往來池邊。如指引狀。攜火視之。其夫尙臥池畔未醒也。遂扶入室。至醒。語其故。夫曰前夢犬云報我大德。此其是矣。越數月。家中不戒於火。舉家熟睡。犬又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婦驚起。則火發竈前。將及屋矣。急救得熄。主人因厚養此犬。至死以棺埋焉。康熙年間事。

第四章 放生救物得子

放魚子貴

張奎

宋時張奎。錢塘人。幼時臨溪破魚。誤傷指。因曰我傷一指。如此痛楚。魚遭剖割。其痛何如。遂以一籃魚盡放之。常戒殺生。後夢一人饋以大魚。遂生一子。登進士。爲永州太守。累世富厚。

釋烏族繁
項德興

洪武時。項德興。休寧桂山人。家貧課蒙。父瞽母癩。孝養不倦。父母繼亡。哀毀盡禮。陳某憐其孝。以女妻之。時年已四十矣。陳素以捕賣黃頭畫眉爲業。德興效尤。生數女。無子。禱于各廟。一夕夢父責之曰。汝傷生太多。上干天罰。速宜改過。方能延我血脈。妻陳氏夢亦同。乃盡放籠鳥。并勸陳改業。五十八方。生子七十五。得孫後子。姓繁衍成巨族。

嗣絕復續

汪君弼

江西汪君弼。平日不殺生。宴客相繼犯殺業。與不戒等。一夕夢籠神告之曰。汝殺生太過。子應橫死。嗣續絕矣。弼不能改。未幾盜入室。殺其子。弼痛悔。囁指誓天。永不令活物入廚。更買物放生。所活無算。五十外生一子。七十外生孫。

存女育兒

胡應全

休寧胡應全。字德昌。幼孤。事節母鮑氏。至孝。素敬三寶。好放生。商於松江三閩鎮。年四十未有子。產五女。人勸其溺不從。一夕夢至城隍廟。見神微服坐。再拜。神扶起。命坐曰。爾本無子。以放生有功。好善不倦。今陶姓第七子。有善根。當爲爾後。夢覺。正朔日至廟行香。見神如夢中。越三日。妻程氏亦獲異兆。遂生一子。名繼陶。

種多子因 倪玉樹

杭城艮山門外楊墅廟。神甚靈。禱者雲集。紹興倪玉樹赴廟求子。願得子。日以猪羊鷄鵝酒醴演戲謝神。夢神曰。汝欲生子。乃立殺願。吾雖血食之神。豈肯縱爾。殺生貪爾。鋪啜乎。倪叩首求神指示。神曰。爾欲有子。物亦欲有子也。物中之子多者。莫如蝦螺。爾其圖之。倪由是見捕蝦摸螺者。即買放投之江。後果連產五子。

活百命癌

范家兒

鎮江范某妻病羸。道人與一藥方。用雀百頭。飼以藥米。至三七日。取雀腦食之。范買雀飼之。數日。范他出。妻視雀嘆曰。以我一人害百命。吾寧死不爲。開籠盡放之。范歸怨責妻。不悔。病旋愈。後生一男。兩臂各有黑點。如飛雀形。

無錢植福

裘兆麟

唐天寶中。裘兆麟四十無子。虔禱於神。一夕夢神語曰。汝本無子。因汝至誠懇切。今授汝種子之法。鱗喜甚。請問故。神曰。天曹最重放生。汝能全活萬命。可得生子。鱗曰。貧人安得有錢放生。是真命孤。終不能得子也。涕泣叩首。求神慈悲。神笑曰。子誠愚人也。放生豈要錢。汝若無錢。勸有錢。

者放之功與相等。麟欣然受命，既寤自思與錢玉成善，力頗優爲。因往述夢中語，日謂錢曰：願君俯從吾勸，功固歸君。倘麟因一言上邀神鑒，得沾餘功，俾延一綫，拜賜不淺。錢曰：諾。由是凡遇生靈，麟必勸之。錢卽放之。數月後，麟復夢神語曰：上帝嘉汝救物多功，已遣玉霄童子到汝家矣。錢玉成之子今年應遭痘厄，已特赦之後，值痘症大凶，錢子獨無恙。明年，麟果生一子，家聲遂振。

第五章 放生救物得智

得智慧男

江州都巡檢

淳熙時，項梓父璿，爲江州都巡檢。性好善，嗜放生。一夕，鄰人夢白面童子戴鳳翅金盞，坐大尾有鱗獸，鼓樂迎送至璿家。遂生梓。讀書穎悟，精通韜略。後授湖北總幹，參贊軍務。

脫癡駢相

勸善富家兒

有富翁生一子，質甚鈍，無異癡駢。富翁憂之。一日，有道人化齋其家，手摩其項曰：官官好一生相，惜殺業太重。靈竅不開耳。富翁悚然心動，自是活物不入庖廚。偶出路見丐者提花蛇一條，身未帶鈔，因勸一緞鋪相識者買放之。夜夢一花衣人來謝曰：承恩救活，特來助公子讀書成名。後其子忽吐黑水，數斗，穎悟異常，登甲榜。

蟻助文思 胡伯安

胡僖字伯安蘭溪人平生全活龜鼈螺蚌之類無算當省試時寓潘氏園蟻羣數十萬童子將焚之胡曰以吾一夕安傷數十萬命不可亟返故室及入場三書義至夜深甫就蟻忽聚筆端不可逐久之別作四經義思忽泉湧蟻遂不見主司謂其經義有神助胡心知爲蟻報

解網成道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嘗以俗服混於獵人獵人令守網獐兔之類可放者瞰亡而放之如是者十六年後大悟成佛道坐曹溪道場廣度羣品

跌傷佛子 無畏三藏

無畏三藏飲食不淨言行粗魯而心地甚光明律師愛其人而惜其行不潔令宿門外律師半夜捫蟲投地下無畏門外大呼曰跌殺佛子師大驚呼入無畏曰凡百含靈皆是佛子皆具佛性雖微至蠻蟲皆有聲聞凡夫癡暗不能聽睹任意滅殺殊不知彼之冤楚號呼諸佛聽之已宏若雷霆矣所以生殺之報亦與龍象無異凡人物有大小癡慧之別諸佛菩薩則大小同觀慈悲無二今師所投之蟲已跌損左邊第三足大聲冤痛唯我聞之耳衆僧不信舉燭照之果見此蟲左邊

損折第三足。相視駭然。自後互相戒諭。不殺蟻蟲。觀此知大徹大悟。尤重好生。

感動大士

永明壽禪師

永明壽禪師。丹陽人。初爲餘杭縣吏。取用庫錢幾盡。有司勘之。止放生而已。坐監守自盜。當棄市。吳越王錢鏗。頗聞其放生也。諭行刑者。觀其辭色以覆。迨臨刑無戚容。謂人曰。吾活萬萬生命。今死徑徒。西方不亦樂乎。王聞而釋之。乃棄俗爲僧。夢觀音大士。以甘露灌口。慧性日開。著宗鏡錄。萬善同歸集等數百卷。住永明寺年九十八而坐化。

著手回春

祥峯和尚

祥峯和尙。初出家香積寺。性好生。每過麵店。見門口活鱠一缸。低徊不去。常自語云。打殺。打殺。店主不解其故。疑以爲癩。一日忽大叫曰。打殺也。顧不得了。店主習見。不復顧。僧急掇缸傾鱠於河。店主大怒。痛毆之。衆曰。打亦無益。其糾錢償之後。僧忽開悟。遇人疾病。以手按之。輒愈。

救蛇證道

孫真人

孫真人思邈。住世時。山行見村民擊一蛇。力救之。放水中。後默坐間。一青衣來請。隨之行至其家。則世所謂水晶宮也。王者出。延之上坐。云小兒昨日出遊。非先生則幾危矣。設宴畢。出種種珍寶。

爲謝真人辭不受曰吾聞龍宮多秘方傳吾救世賢於珠玉多矣生遂出玉笈三十六方真人由此醫術彌精其方今隱於千金方中後證仙品

折箭登仙

許真君

許真君少時好畋獵一日射中一鹿鹿母爲舐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剖視其腹腸寸寸斷真君大恨悔過折弓矢入山修道後證仙品

放刀成聖

張屠戶

永州張居士始業屠每日宰豬聽鄰寺曉鐘聲發爲度一日忽無聲乃寺僧夜夢十一人乞命謂不鳴鐘則度阨也張所欲宰豬下十一子張因感悟知輪迴因果遂棄屠販依佛法梵誦專慤十餘年知來去事自定死日坐化不毀土人以肉身建菴祀之禱卜其應如響

殺生惡報

殺牛橫死

劉肇夫婦

宋劉肇夫婦屠牛。且嗜食。一夕有童子敲門送筒云。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讀畢。忽不見。夫婦不悟。屠嗜如故。居年許。肇夢到冥府。王者怒曰。汝傷牛命甚多。勸化不轉。叱夜叉以長釘釘其頭。痛極而醒。次早氣絕。妻騎牛入市。易棺不脣。脣與牛皮相連。牢不可脫。數日乃死。

屠女遭災

張七娘

甌寧張七娘。本屠家女。嘗買一牛於野外。騎之歸。抵家。將下。醫牌忽與牛背皮連。牢不可脫。數日死。

教殺喪命

來安

滁州來安。教子殺牛。視其用刀法。一日安寢。予以爲牛持牛刀殺之。衆駭問子曰。我見是牛試手。法耳。

仆地成牛

華回子

鎮江華回子。父子宰牛。一日忽仆地。作牛鳴。頭生雙角。

牛角破腹

陸屠

常熟陸屠將殺一牛。牛極力斷索負刀而逸。陸追及。牛反顧以角穿陸腸潰而死。

牛冤攝魂

朱氏子

廣陵富家朱氏子好食牛。一日醉後欲宰一牛。其母止之。子向牛言曰。爾能拜我。便赦之。牛卽跪拜。朱怒曰。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後。日夜見牛爲厲。乃死。

人作牛鳴

太和屠者

太和中。光祿廚。一牛有胎。將產。或令換易。屠者竟殺之。忽作牛鳴。月餘而死。

肉成火種

徽州程某

萬曆十五年。徽州程民兄弟作圈養牛。每日擇肥而宰。其弟進圈。有一牛長跪下淚。每次如此。弟憐之。遂改別業。營生。且告兄曰。此畜見我必跪。賣作耕牛。何如。兄不信。曰。待我試之。明日進圈。果長跪下淚。如前。兄怒。殺而煮之。煮未熟。鍋中轟轟有聲。牛肉變成火塊。噴出戶屋。盡焚。仍不改業。一日出門。遇挑擔賣牛肉者。討帳爭論。一掌卽死。到官抵償。其子胸生一毒。五臟皆見。備極楚痛。每向人哭曰。我父殺牛。貽累於我。半年方死。弟得善終。

業債生還

張屠

杭州張屠善宰牛。號小庖丁。年六十。始釋業。約伴往雲臺山進香。比至山下。忽覺心驚股慄。不能行。遂坐橋上。久之。同行者見張據地作牛鳴。野中羣牛數十。聚而觸之。急共掖同行進飯店仆地死。康熙己卯年事。

貪萌浪死

徐販

廬州徐淹常販牛渡江。風浪忽作。淹誓不再販。及抵岸。貪心復萌。仍販牛賣屠戶。後忽出江。飄沒。

虛願生癰

杭鄭姓

杭州羅磨坊鄭姓畜一牛。力作十餘年矣。牛老而病。鄭心憐之。謂此牛死當爲掩埋。不數日。有牛屠見之。許以二金。鄭遂賣之。忽一夕夢此牛作人語曰。汝旣許見埋。復貪利殺我。我今來索命。遠啞其背。大痛。次日背生癰潰爛。見臟而死。

割舌養啞

阮倪

阮倪一日割牛舌食之後。生子無舌。

殺業現消

王德璘

上虞王德璘年二十康熙戊午六月二十七日臥病暈絕入冥遇一道士拍其肩曰盍往遊乎遊至冥府主者詰曰爾前生殺牛如許何也王對不知主者曰如自勘則知矣見地湧出一大圓鏡視之一人操刀割牛卽己也主者命加刑王身忽束鐵箍者三一卒持利杵飛搘其胸王自念父母生我未養淚下如雨卒舉杵未及身而墮束亦解王欲遁羣牛環阻於前角觸瞬怒主者曰孽宜現消互殺累劫不已命卒剗其肉投火鼎割已復命屠腸卒以手王口一揮腸遂出引之數丈卒持利刃欲截王復念罔極恩未報罪孽增重益悲甚腸遂不得斷卒乃驚視謂王齶上現硃書赦字以報主者主者曰此子歷苦酷刑性靈未泯上帝嘉其孝念宜歸人間補報卒以腸盤數屈納其口九叩而出遇前道士曰茲遊樂乎賴爾自作自釋也因導出王復甦時爲二十九日辰刻王與母妻伯弟一一言之後體生黑瘡半年而後起自誓長齋奉佛以終身錢塘吳陳琰詳記之

貪餓送死

戴典史

萬歷中太平戴典史日受盜牛人臘肉因而殺牛無忌後忽發狂疾見衆牛追逐乃死

兇悍天刑

太倉屠戶

太倉蓬闕鎮一屠戶。從江北買牛回。已抵歲暮。向妻索肉。妻答無屠人。奮然持刀割牛舌。付妻烹。責。自往房中坐。向妻妝鏡臺照面。以刀修刮眉毛。驚地弔腮繩斷墜下。頭劈兩開。立刻命殞。

暴怒戕子

西蜀李紹

西蜀李紹好食犬。前後宰犬數百。後得一黑犬。愛而蓄之。一日紹醉夜歸。其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值兒自內出。斧中其腦。一家惶懼。捕犬。犬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

沸水洞胸

漢口屠者

漢口一屠者。肩攢一大僧。弘戒遇之苦勸。放生。屠者堅執不允。乃語云。汝與狗夙世冤業。吾不能救也。合掌禮屠者三拜。是夜屠人宰犬。手舉下鍋。忽沸水濺。心頭爛七日。洞穿而死。漢口人感動。遂釀金爲僧建放生菴焉。

啖糞哀叫

僕人陳祥

太倉一僕人陳祥。好屠狗。人屢切勸。卒不改。一日食新河豚。毒發痛悶欲死。醫人言。食糞漿可救。祥蛇行至廁邊大啖糞。卒不治。作狗聲哀叫而死。

檣木斷首

屠戶張某

康熙丙子。蕭山屠戶張某。性兇暴。善宰牲。日必宰豬羊十數。六月間。門口乘涼。頸上偶癩。以屠刀刮之。忽風吹墜檐木。一擊而首落。

膿瘡療饑

杜章

梓潼帝君化書云。邛有杜章。望帝之友也。生於富貴。父祖好宴會。習以爲常。凡烹割之事。皆躬親之。及長。廚饌無虛日。後家道零替。爲人屠劙。以就口食。所收人財。名過命錢。又以飲啖兼人。纔方飽滿。尋腹中虛。性嗜肉味。日常不足。罟魚彈雀。所見飛走。皆萌殺心。中年生五子。皆無指口累所。迫過命之貲。不足度日。尋有癩疾。肌膚破裂。膿血流潰。見者掩鼻矣。自以飢火所燒。復受疾苦。投井自盡。爲人執之。極口辱罵。於是仰天呼冤。予見之。訝而問里域主者。孫洪叔言其詳。且言此人祿盡而命長。尙餘五年。予旣知其造業之由。又復閔其受苦之酷。且歲月方遙。惡其日夕怨怒天帝。乃遣功曹易其心志。使之以手揭膿皮。自食之。又以指染膿血。吮咀求味。宣言於人曰。毋作殺生業。以我爲戒。如此逾年。以準未盡之數。命斷而死。諸子皆殍焉。

垂盡爲牛

張宣所

鄞縣南鄉張宣所。少時以宰牛爲業。二十年後始改行。然臨死時。以作牛鳴爲快。鳴已。卽嚼牀頭。

穀薦七日而死。

罪重成豬

餘姚豬居

餘姚一家世業宰豬。其子尤善操刀。娶妻數年無子。身體日漸肥胖。頭頸亦日短縮。眼睛亦俱深陷。畢肖豬形。病傷寒時。刻作豬吼聲。七日發狂。爬至江橋上大吼三聲。投水隨流而去。屍竟不得。

自作自受

顏復初

蘇州楓橋顏復初。以販豬致富。所宰豬不令氣絕。以鹽水灌入豬心。以木槌徧體槌之。康熙七年得病。徧身痛楚。令家奴以木槌槌之。又索鹽水飲之。方快二日後不能自飲。令家人灌入口中。如此三日夜將死。謂五子曰。鹽水我不能飲矣。汝等各代飲三碗。五子跪而飲訖。囑曰。我殺豬業重。死卽爲豬。汝等幸多作佛事度我。言訖大慟。宛轉如豬聲而死。

可驚可憐

陸寶

陸寶爲人鼓刀。各店豬羊死其手者無數。康熙十二年夏持刀自刺喉間。宛如殺豬之狀。若有神附止之不能。號呼三日血盡乃死。臨死曰。取鹽水來。今有無數豬羊在此。索命觀者如市。

嗜肥斷指

吳竹軒子

順治辛丑夏。常熟市橋吳竹軒者。偶有肥犬至其家。其子打殺。沸湯將燙。犬伏土復活。其子不知也。抱犬入湯。被犬咬去第四指。犬逃去。其子腹中忽生小犬。作痛。指上血淋漓。痛苦萬狀而死。

殘忍破喉 休寧人

休寧有一人。見兩犬相交。持刀割其陰。牡狗幾斃。牝狗卽躍起齧其人喉嚨。立死。

魚鼈現報

杭鳳仙橋人

杭州鳳仙橋一人。以魚鼈爲業。日買鼈生投沸湯中。既熟。剖腸剔骨。煎熬五味。由此獲利有年。後病傷寒。縮頸攢手足。伏於牀上。數日伸首爬娑。宛如鼈形。又爬出堂中。家人禁之。輒欲齧人。將死。衆至街市盤旋宛轉。曲盡鼈態。觀者皆知沸湯魚鼈之報也。七日臭爛而死。

戕物惡死

長洲韓全

長洲人韓全。屠宰販賣爲生。每宰豬。卽灌以水。賣大活魚。必碎其首。而亦灌以水。鷄鵝鴨之類。強將糠沙填塞入喉。圖重斤兩。傷戕物命甚慘。後患翻胃症。不能飲食。唯咽土泥。隨復吐出。徧體流黃水。臭穢不可當。且頭痛如碎。如此三月乃死。

惡業生妖

湖州王二

潮州某縣王二者。業屠宰。很惡異常。且好用假銀。生一兒。頭有兩角。長寸餘。足如豬蹄。三歲夭死。

逸牛尋仇

瀘州張四

瀘州張四兒。家業殺牛。衛軍馬洋。自鄉牽牛赴州。牽繩忽斷。牛奔入市。遇四兒。四兒持索縛牛。不能制。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追入。店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自下樓。復轉入一巷中。覓一牛肉肆。主適其主他出。盡毀其家器業。始徐徐出郊。事在萬曆丙申正月。店庫隘。樓小梯狹。而牛上下無礙。其事甚怪。

第二章 食牛戒牛

冥刑腫腿

茅氏子

鎮江茅氏子。暴死。見冥官曰。汝父日食牛肉一斤。罪惡甚重。汝壽未終。合受杖責。及醒。兩腿腫痛。逢人勸告。勿食牛肉。

悔罪免鋸

衡州道人

衡州道人行乞於市。遍勸人曰。好食牛者。冥司以大鋸鋸之。予被攝。將受此報。誓戒。悔過乃免。因以勸人。

誓戒鬼哀

秋浦優人

秋浦優人合班做戲。登舟將歸。忽有自後呼之者。視之則其鄰也。優曰。汝已死。何事至此。曰。我因客死。魂游甚苦。欲附爾歸。乃使登舟。閒語久之。問陰司最重何事。曰。最重是食牛肉。食牛之人。吉神避之。惡煞隨之。戒牛之人。吉神隨之。惡煞避之。優曰。我從今誓不食牛。話未完。鬼便大哭。問何故。曰。今見福祿壽三星擁護爾身。我近不得歸。不成矣。踉蹌登岸而去。優歸述此事。一鄉俱戒牛肉。

廣勸延壽

蘇推官某

蘇州推官某。暴卒復甦。求諸僚友爲之立簿。遍勸百姓勿食牛肉。皆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望空焚之。醒後語人曰。頃復又被攝去。有黃衣人持門籍至。云此所勸戒風牛人姓名。主者大喜。謂汝增壽六紀。郡僚皆得厚福。

第三章 暴殄

殘暴食報

張易之昆仲

唐張易之與弟昌宗。恃寵汰侈。易之爲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燒火走。

渴卽飲汁。火炙痛卽迴表裏皆熟。毛落血赤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後易之。昌宗被百姓。鬪其肉。肥白如羊脂。煎炙而食。

嗜肉變豬

南京某舉人

南京舉人某家巨富。善食肉。每食必數斤。日宰三四豬以宴客。忽一夕夢城隍謂汝多殺不戒。當令汝變爲豬。舉人不信。且浪言曰。城隍管甚閒事。殺豬何罪。越半載暴死。旣殮。聞棺中有聲。啓視之。尸已變爲豬矣。此事在正德末年。江南士競傳之。

母子尋仇

楊舜臣

虔州司馬楊舜臣。謂屬官劉知元曰。買肉必須含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也。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豬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未幾。舜臣有一家人死。心煥。七日而甦。云見一水牛。其子隨之。見閻王訴曰。懷胎五個月。枉殺母子。須臾又見豬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具狀。牽引我家司馬。俱有處分。後三日知元死。又五日舜臣死。

兒雞共熟

何澤

四會令何澤性嗜鳴雉之屬。鄉胥里正皆令供納。飼養千百日供烹殺。澤止一兒。會庖人烹雙鷄。

湯正沸似有鬼物撮兒入鍋。亟援出已與雙鷄俱熟矣。

啖龜沉海

王屠父子

海寧百姓王屠與其子出行遇漁父持大龜買歸置之廚下將爲羹。有江西商人見之請以千錢贖焉。且曰此九尾神物若買放有大功德驗之果九尾王竟烹之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來王屠父子竝漂流去人咸曰害神龜爲水府攝去也。

烹鼈戕生

張其光

蘇州孝廉張其光好食鼈夜夢一黑衣人乞命曰明日吾到汝家必祈救我否則有禍次日佃戶捕得一巨鼈來饋送其光甚喜妻諫曰夜來所夢或是此乎宜放之其光曰物靈則能託夢此蠢物也焉有是乎立命烹之一日食盡當夕遂破腹不三月瀉死。

第四章 殘害

射鹿中子

吳唐

廬陵吳唐精於射嘗攜子出獵遇一鹿同麌遊戲唐射其麌斃之鹿驚悲鳴唐伏草中鹿乃舐兒唐再發一矢殪之少頃又逢一鹿張弩閒矢忽飛中其子唐投弓抱子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

鹿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間。虎從旁出。折其臂而死。

紙面殺孫

程獵戶

德興程姓。世業弋獵。因輸租入郡。適有市紙面者。買其六面。分與六孫。六孫甚喜。各戴爲戲。家畜獵犬十數頭。見之爭前搏噬。擊之不退。六孫皆斃。

豬化爲虎

朱園丁

僧某在俗時種園。偶鄰家一豬食其菜。怒以鋤擊殺。之後出家。往武昌北門外三官殿。夜夢一黑衣人謂曰。我止食汝幾莖菜。便害我命。我今已變爲虎。汝縱往天上。必報仇也。僧寤而恐。百計思避。皆非善地。獨東門外有龍蟠磯。突出江心。非舟莫渡。僧遂往栖止。順治甲午除日。早起出門。望江見一獸浮巨浪而來。意謂是牛。近前矚之。忽躍起一虎。噉之。其僧立斃。

貓魂作祟

沈蘭官

杭城沈蘭官。年二十二。見一大黑貓。欲以其皮爲獵帽。遂以繩繫貓頭。不死。更用尖刀刺喉。乃死。未幾。夢貓云。汝既害我。我已告準。今刀何在。欲得作證耳。沈覺而惡之。因急賣去原刀。更市一利刃藏之。尋卽發狂。云貓已入樓矣。又上梁矣。又云非貓。乃變鬼矣。五七人來打我矣。更作鬼語云。

繩不能殺奴。須用刀也。至晚。遂以刀自刺喉而死。

身無完膚

錢漢冲子

石門縣南前村民俱習鳥鎗。有錢漢冲之子。技最精。生平殺鳥數萬。未幾死。號呼痛楚。如中矢口。以手遍捫。輒云此處有鐵子。痛不可言。以針挑撥數日。身無完膚而死。

舌患潰瘍

王愈

王愈宅有鵲巢。忿其鳴噪。盡網巢鵲。斷其舌放之後。舌生瘡潰爛而死。

燃爆死驚

王遼

王遼忿鵲喧噪。俟夜深栖定。以竹竿繫爆竹驚之。後遼得疾。驚悸而死。

戕雛子苦

周昂

周昂嘗晝寢。戶上有一燕巢。三雛呢喃張口待哺。昂惡其聲。試以指探之。雛亦張口而受。因取蒺藜三枚與之。其雛皆裂胸死。昂後生三子。俱不能言。見人但張口啞啞宛然。燕受蒺藜之狀。其聲甚肖。

害鳩遭杖

錢家軍

鎮江錢參將手下軍士獲一鴈。籠之舟尾。空中有一鴈隨舟悲號。將登岸。籠中鴈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鴈忽下。二鴈以頸相交而死。錢聞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三十。

探雛被逐

一衛軍

徽州府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衛軍探取其子。太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攬探巢者之巾。以去。太守推知其故。杖其卒而逐之。

張口蛇入

薛兒

蘇州薛氏小兒屢升木杪。覆巢取雛。一日上樹。不意先有蛇在巢啖雛。兒驚。視張口蛇竟入口。兒遂死。

臨終蛙祟

田夫

宋周三蛙南城田夫。嘗農隙時。專以捕魚鼈鰐鱠爲事。而殺蛙尤多。後得疾。初覺腹中一物。飲食不能入口。漸劇。隱隱若數蛙動於內。久之。展轉一榻上。跳擲簸頓。號呼哀鳴。與蛙受苦時無異。一歲乃死。

火逼慘報

張霖

張霖忿蛙鳴。沃以熱湯。後遭沸湯澆身。爛而死。

肉腐惡死

岳州村民

岳州村民時常殺龜取板賣。之後偏身患瘡痛不忍。每日以大盆貯水沐浴其中。漸作龜形。逾年肉腐而死。

一夜腸斷

烹龜鄭大

石門縣走迭夫鄭大。掘地得五龜。各長二尺餘。烹食之。是晚卽狂亂。作龜語曰。我兄弟五人。自明成化年間修行至今。與汝何仇。而被殺食。汝死有餘辜矣。腹中似有物。噉其腸胃。號呼至次早死。

衆死蕈毒

殺蛇軍人

龍山數軍人見一大白蛇。舉鉏擊之。內一姓余者勸阻。衆不聽。竟斃。蛇次日見一白衣女子。攜一藍香蕈。衆奪取。將烹食。余忽頭痛。且昏睡。夢前女子云。君意不害我。殊感激。蕈有毒。不可飲也。驚寤。欲以告衆。衆食已盡。皆中毒死。惟余獨存。

身埋火窟

某富翁

一富翁宅旁有枯木。將伐之。夜夢一老人率衆乞寬期。富翁因知樹上有物。命人登樹視之。見枝

頭有大穴。穴中異蛇蟠結無數。翁卽命僕縱火焚之。臭聞里許。此老鼓掌稱快。未幾。其家夜半。輒見飛火入室。起救則寂然。如是者屢。不以爲怪。一夕。婢盜薪私爨。火遂燎此老與家人。以爲故態。酣寢不起。身舉家皆死火中。

瘡走赤蛇

金鑑之

金秀。淮人也。冬月掘地。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旬日。金手肱忽生癰。有赤蛇一條。從瘡中出。金向天地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愈。

怨對難逃

顧錫疇

崑山顧錫疇。字九疇。號瑞屏。崇禎朝官太宗伯國變後。誓以死殉。後在溫州丙戌六月十六日。爲同事賀君堯所害。沉之江。華亭令張調鼎爲顧門生。好請乩仙。忽顧公來降。張問老師何時登道山。乩曰。吾於前六月十六日被副將賀君堯害我於江中矣。張問賀與師何仇。乩曰。老夫前世乃天台一老僧也。路逢一蛇。以杖擊殺之。賀卽蛇後身也。冤對相尋。因果應受。可語我兩兒切勿報仇。張立遣人至溫蹤跡。一一不爽。後君堯亦爲人所殺。是日永嘉令吳國杰宴顧於江心寺。旣別。明日知顧被害。募漁人尋之。不得。當夜夢顧立水中。急命掖之登舟。顧曰。余前世爲天台老僧。

誤殺一蛇。今抵其命。承公厚意。營我後事者。以公前世係我徒孫。有方外一脈故也。明日但向某灣尋之。余卽在矣。早起詢漁人。果有其灣。一尋而獲。乃力助扶櫬歸葬焉。顧又在一處降乩。留詩云。我昔曾爲僧。彼亦在山林。蟠蛇當孔道。山人皆爲驚。老僧提錫杖。隨步出山門。動起無明火。杖下化爲塵。夙緣前已定。從此樂天真。

腫脹有自

韓阿留

宋時崑山韓阿留。以漁爲生。每用毒藥投池中。害魚無算。一夕夢落水。諸魚攢囁。痛極難堪。旣寤。遍身赤腫。腹脹三日而死。

風火燒身

餘杭令子

高陽許憲。爲餘杭令。其子獵於仇王廟側。忽有三白蠻從屋後出。遂引弓而射。忽失蠻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返燒其面。焦爛而死。

埋蠶絕命

胡二夫婦

宋胡二。一種桑養蠶。一日見桑葉價貴。遂與其妻掘一大坑。將所養蠶埋之。冀賣葉得厚利。是夜夢蠶化蜈蚣無數。咬其夫婦。後胡二果爲大蜈蚣咬咽喉而死。

雷火自召

曹君升

康熙乙亥。桐鄉曹君升。亦因葉貴而埋蠶於灰。蠶復出。升怒。加草柴燒之。火延及屋。家盡燬。未幾。雷擊死于田中。

尾閭都塞

朱照

宋朱照。平生黑蜂窠。每見蜂從竅入。雖高處必登梯塞之。後生二子。穀道皆塞。夜夢有人教以秤尾燒紅鑽之。如其言。二子皆死。人皆知爲塞蜂之報。

肉蟬業債

李乳母

唐時牛爽家乳母李氏。常抱小兒捕鳴蟬爲戲。得卽殺之。前後不可勝計。股上忽生瘡潰爛至歲餘不愈。一日苦痒。若蟲行狀。以手搔之。忽有腐肉數塊。如蟬自瘡中突出。流血不止而死。

坎蟻復仇

桓謙

三國時桓謙。在家見多人長寸餘。從坎中出。向切肉處飲食。復尋路入坎。疑其爲怪。有蔣山道士朱應。令其以滾湯澆所入處。因掘穴。大蟻數斛盡死。後謙得惡疾暴亡。子孫夭殤絕嗣。道士與謙同日患病。偏體腐爛而死。

鼈呼驚死

徐巡按

廣東巡按徐應登。好鼈羹。一日鼈從釜中叫曰。尙可活我也。庖人駭以報。徐親聞叫號。立刻驚死。

雞骨戕生

閩巡檢

江西巡檢聞豫所。一生嗜雞。一日燕會歡呼。喉覶一雞骨。卽死筵上。

燃料造業

何自明

揚州何自明。石塔寺前開茶社。忽得病。日旋繞於席。呻吟不止。如是月餘。臨死語其友曰。予茶社中。每至夏秋日。掃除諸果殼。付之一炬。不知蟲蟻聚滿其中。殺傷甚多。予罪業重矣。柰何遂死。

兇暴速亡

麻城劉姓

嘉靖戊午。麻城七里橋劉姓者。遇大蛇當徑。殺之歸。而夢有持檄相召者。則蛇已具獄詞矣。冥司判以無罪。殺生病苦若干時而死。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印

◎ 每册定價大洋八分

(外埠酌加郵匯費)

四之書叢放殺戒
放生現報錄

全一冊

編集者

世界佛教居士林

出版者

佛學書局代表沈彬翰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佛學書局

膠州路愚園路

電話三三七四三

上海佛學書局

六五四三二一
河湖海上海上上上
北江南海海海
北杭長中開灘
平州沙區北西
東西玉望新麥
四湖街平民特赫
南龍七有正慶路
大翔十書局口中
街橋號局中

分銷處

各埠佛經流通處

編主林士居教佛界海上

戒殺放生叢書

甲編已出七種

(每集定價七角二分)

戒殺放生集

一冊 定價一

角

慈護編

一冊 定價八

分

重印聖師錄

一冊 定價五

分

放生殺生現報錄

一冊 定價八

分

戒殺放生彙錄

一冊 定價八

分

樂生集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穀鱗紀聞

一冊 定價六分

海上佛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82038

